

焚琴煮鹤。在玄览看来却只是一些“疥癬”，如今除去，再没有那么多人来品鉴，落得清静。换言之，这算是一种等价交换，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。这么自私的人，说成“道高有风韵”，若不是痴人说梦，便是话带讥诮了。禅宗提倡“不立文字”，而玄览却执著于文人的题壁妨碍

了清修，看来他是神秀的徒裔无疑了，完全贯彻了“时时常拂拭，莫使惹尘埃”的精神。而慧能的“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”显然更胜一筹，壁画既不会有损于修禅，反而能让俗人更快地领悟禅机，岂非功德一件？

随笔二题

① 陆其国

“先驱”的箴言

本文“先驱”指的是中国近代杰出爱国者、现代化的积极开拓者容闳。容闳系广东香山（今中山）人，生于1828年，一生经历了太平天国、洋务运动、戊戌维新、辛亥革命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阶段。他幼年即入澳门西塾读书，少年时入读澳门玛礼逊学校，后随校迁往香港。1847年该校校长布朗携其到美国马萨诸塞州就读；1850年考入耶鲁大学，四年后毕业。容闳因此成为首位毕业于美国高等学府的中国留学生。

容闳毕业后回到祖国，一心想为国效力，其中尤以教育救国、实业救国、政治救国为己任，谋求社会革新。而他倡导的官派留学教育的理念，更成为开先河之举，为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先进教育文化作出了突出贡献。然而，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，从小就接受西方教育的容闳的一些思想和作为，并非都能见容于当时，甚至还因此遭到像张之洞这样的清政府官员的嫉恨，要通缉他呢。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），与孙中山均有深交、倾向革命的留日学生沈翔云、刘少白、刘禹生慕名前往香港皇后饭店拜见正下榻在那里的容闳。容闳在和他们一一握手时，不无幽默地说：张之洞正

在通电捉拿我，你们知道吗？当初我曾乘船赴美国，经过横滨时，遗憾没能登陆，所以无缘得见我留日有志青年。今天在这里见到你们，我真为中国有你们这些年轻人感到高兴。接着，容闳又告诉他们，他三天后就要离开香港，希望刘禹生他们搬到皇后饭店入住，那样就可以“得尽三日之谈”。说到这里，容闳情不自禁地感慨道，我已老了，振兴中国的希望在你们身上，只是我等不到那一天了。

刘禹生他们很快从中国日报社搬来皇后饭店入住。他们发现，前来会见容闳的客人真不少，既有中国人，也有外国人。直到傍晚，侍者终于前来通知刘禹生他们，说容闳已结束会见外间来访者，正在房间里等候他们几位。

在容闳房里甫一坐下，容闳即谈起张之洞之所以通缉他，是说他罪名“为号召匪党，设保国会，宣布逆语‘保中国不保大清’”云云。随后容闳向几名年轻人讲述了自己早年的留学经历，以及回国后所遇到的一些事。谈到中国留学幼童事时，容闳回忆道，那是曾国藩在约见他时，他们谈到将来中国放开海禁时，与西方国家必然会增加往来，那时候如果不懂西方国家的语言和文字，势必不能了解国外情况，也无法于事前准备应对措施。正是鉴于这样的景况，容闳才向曾国藩建

议道,中国应该分批选派一些幼童,前往美国留学,如这一建议可行,他愿意亲自带领留学幼童前往,做他们的监护人。容闳的这一建议深得曾国藩赞许,经上报朝廷后,获准采纳。

容闳在港期间和刘禹生他们作了愉快的畅叙。离港前,他再次与他们作竟夜长谈。据刘禹生回忆,容闳曾意味深长地说,我老了,此一去,最后会终老于美国,我们再见是很难了。好在你们还年轻,又明白事理;身上既有中国文化功底,他日再学习借鉴西方先进文化,必能为振兴中国服务。

容闳离港前夕,刘禹生曾与之有过一次单独交谈。在容闳面前几日聆听和倾谈,使刘禹生深感犹如醍醐灌顶,眼界大开。眼见今日一别,此生恐怕再难相见,刘禹生忍不住对容闳说,今日有幸认识先生,很想拜先生为师,只是不知先生是否愿意接受我这个弟子?容闳见刘禹生一片挚诚,遂欣然起身,接受了刘禹生向他敬行弟子礼。礼毕,容闳对刘禹生说,我一直在观察当下时势和思考中国将来情形,现在应该把我的观察和思考都告诉你,希望我的未竟之志,能由你继承下去。现在就拿有人称义和团为“乱民”来说吧,这些人就没有看到这里面积聚有一股可贵的“中国之民气”。正因为有着这样的“民气”,才使中国得以避免被外国列强瓜分。

容闳的这一分析,可以从沈剑虹(曾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)回忆录《使美八年纪要》中的一段话得到印证:“自称义和拳(即义和团)的暴民于1900年5月在华北多处进行暴乱,攻击目标是包括传教士在内的全体外国人。到六月,拳民力量扩大,围攻北京外国使馆区。”于是,“此时对贪婪的殖民列强来说,实在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,可以遂行他们的计划,瓜分软弱无力的中国。有关国家很快组成一支兵员一万九千人的联军,拯救被围困在使馆区内的各国官员与侨民,美国也派出二千五百名陆战队参加行动,理由是若不参加,在解决问题时,美国就没有发言权。”但此时的美国已从义和团“乱民”的身影中,分明意识到了其中潜伏着一股中国人的“民气”,所以在八国联军到达北京郊区时,海约翰国务卿通函参加联军的其他七国,“强调中国政府虽要为拳民之乱负责,美国仍想保全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实体”。在

这里,至少海约翰已意识到,稍有不慎,这股中国人的“民气”就会成为一个炸药包,把侵犯中国的列强炸得人仰马翻,更遑论瓜分中国。

然而,容闳很清楚,真要让这样的“民气”化为足以使列强感到胆寒的炸药包,则必须做到要“纳民气于正轨”。什么叫“纳民气于正轨”?容闳谆谆告诫刘禹生,那就是要明白“民气”不是乱来一气,胡乱使用暴力,滥杀外国传教士和焚烧教堂。接着,容闳继续给刘禹生分析道,今日中国底层百姓的民气,一旦被纳入“正轨”,还会影响到知识阶层和他们中的精英。在这样的情势下,清政府如能引导好民众的爱国心,就可避免内乱;否则中国“必有大革命之一日”。而这样的“大革命”一旦发生,清政府必定垮台。情同此理,如果继起者“不能诚信爱人,则大乱无已时”。说到这里,容闳又情不自禁地发出喟叹,说,以后的情况,我已不可能见到了。

此后发生的一切,果然被容闳不幸言中:先是清政府玩弄预备立宪骗局,继而四川保路运动突起,最后辛亥革命爆发!——正应了容闳预言的“必有大革命之一日”。而“继起者”袁世凯“不能诚信爱人”,居然演了一出黄袍加身的丑剧,结果引火烧身,自掘坟墓。当然,这些都是后话,而容闳在向刘禹生分析当时的中国局势和预测以后趋势时,再三告诫他道,你们年轻人,一定要努力做到“日日有我为中国人之心,即日日应办中国人之事,勿为大言,只求实际……”刘禹生强烈感受到,容闳这番话透着满腔爱国之心、真切之情。容闳自感已垂垂老矣,且无奈去国,因此,他只能寄厚望于国内年轻一代。

“先人”的目光

清代创作诗歌数量最丰的当数乾隆皇帝,身后留诗四万余首,其次则是樊增祥,遗诗三万余首。但前者虽贵为皇帝,却戴不上诗人桂冠;后者则是同光派重要诗人。樊增祥(1846—1931)字云门,号樊山,湖北恩施人。光绪进士,历任渭南知县、陕西布政使、护理两江总督。他还有一个兄长叫樊增洵,学问和文才均在他之上,张之洞督学湖北时刻印选本,曾选入增洵文多篇。不幸的是,增洵因病早逝,文名渐渐被人遗忘。但不管怎么

样,樊氏兄弟都曾以文名世,堪称才子,这与他俩的努力肯定分不开。耐人寻味的是,他俩发奋的动力最初并非出于自觉,而是缘于他们的父亲因受左宗棠刺激,从此便以有一双“先人”的目光在看着他们,予以警策和激励。

近人刘禹生《世载堂杂忆》记载,有一年刘前住恩施县城寻访梓潼街樊樊山故居,想一睹当年樊氏兄弟的读书楼。一位时年九十岁、小时候曾见过樊燮公(即樊父)的吴姓老人告诉他,樊燮公当年在某镇任总兵官时立有战功,其时骆秉章为大帅,左宗棠为骆帐下师爷。一日樊燮公前往拜谒骆帅并请安后,随即按骆吩咐去拜谒左师爷,但未向左请安。左这下不高兴了,没好气地说,武官见我,无论大小,都要向我请安,你为什么不这样做?樊燮公回答:武官虽轻,但我毕竟也是朝廷二三品官,朝廷又没有规定武官见师爷要请安。左听了勃然大怒,竟然要抬脚踢樊,还大声呵斥曰:“王八蛋,滚出去!”不久,樊又遭左奏劾,革职回籍。在带着增禔、增祥兄弟回老家时,受到左污辱和刺激的樊燮公暗暗起誓,就是倾家荡产也要“培养”两个儿子读书做大官!为此,樊父专门为两个儿子打造楼宅设读书楼。楼建成后,樊父大宴家乡父老,铿锵致辞道,左宗棠不过是个举人,先污辱我,后夺我官,“且波及先人,视武人如犬马。我宅已定,敬延名师,教予二子,雪我耻辱,不中举人、进士、点翰林,无以见先人于地下”。接着,樊父用重金礼聘老师,教子课读。读书楼除师生三人外,他人一概不得进入,以免干扰。为了“激励”增禔、增祥发奋读书,樊父竟然下令哥俩在家时必须从里到外着女装,不准穿男衣。如中秀才,可脱去女外衣;中举人,与左宗棠功名相等,才可脱去女内衣。不仅如此,樊父还在家里立了块“洗辱牌”,上写:“王八蛋,滚出去!”“洗辱牌”置于祖宗神龛下侧,每到朔望日,樊父必率增禔、增祥兄弟对之礼拜,并告诫道,你俩不中举人以上功名,不得撤去此牌;记住,你们以后做官一定要超过左宗棠,而且要中进士、点翰林,那时才可以将这块“洗辱牌”烧掉,“告先人以无罪”。

樊父在此过程中,一再提到“先人”,并以此警策两个儿子:你们只有发奋读书做大官,才对得起“先人”。从樊父将“洗辱牌”置于家中祖宗神龛前看,这“先人”应为祖宗的意思。但我怎么

看怎么觉得这“先人”像是“现人”——樊父。是樊父自己在受左辱后,一心想让两个儿子日后“出头”,替他“复仇”,于是便告诫他们,“先人”在看着你们,你们只有官至极品,烧掉“洗辱牌”,方可“告先人以无罪”。樊父这是分明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两个儿子。真正盯着增禔、增祥课读的并非“先人”,而是父亲那双严厉的目光。刘禹生提到,还有一位老人告诉他,以前樊家读书楼墙上,曾留有樊氏兄弟的墨迹,写的是:“左宗棠可杀!”

增禔、增祥兄弟日后终于功成名就。尤其樊樊山中进士后,家里的“洗辱牌”终于撤掉。但不久增禔就因病去世。史料没有记载他的具体死因,但只要想象一下他从小所处的教育环境(如不得随意下读书楼,朔望日在“洗辱牌”前接受洗脑),以及身受的教育方法(如在家须穿女装,铭记“左宗棠可杀!”),他的身心能健康吗?兄长如此,樊樊山的心智成长同样也出了问题。后者虽然活到八十五岁,堪称长寿,但综观他的一生,遭人诟病多矣,尤其是他强烈的官瘾更为人不齿。樊樊山在清代位居高官,辛亥革命爆发后避居沪上。袁世凯解散国会,设参议院,樊樊山得以当上参议院参政,终于过了一把官瘾。他“亦刻意图报,故参政谢恩折有云:‘圣明笃念老成,咨询国政,宠锡杖履,免去仪节。赐茶,赐坐,龙团富贵之花;有条,有梅,鹤神诗酒之宴。飞瑞雪于三海,瞻庆云于九阶。虽安车蒲轮之典,不是过也。’”“安车蒲轮”典出《汉书·武帝记》,意思是说车轮用蒲草包裹,以迎送德高望重之人,可防颠簸,表示优礼有加。樊用此典故,既阿谀袁像汉武帝,又趁机抬高自己,活脱脱一副文人无行的嘴脸。

然而好景不长,袁世凯做了八十三天“洪宪皇帝”后就倒了台。樊樊山也随之从参政之位上摔下。但就像清政府倒台,樊樊山不想淡出政界,从此退隐一样,袁政府倒台,他同样不甘退隐,淡出政坛。看到黎元洪当上临时大总统,樊樊山的官瘾再次发作,于是又施展起他擅长的“跑官”作派。他以同乡前辈的身份,上书黎:“大总统大居正位,如日主中,朱户重开,黄枢再造……国家咸登,人民歌颂,愿效手足之劳,得荷和平之禄。”恭维一通后,这才直奔主题:“如(做)

大总统顾问、谘议等职，处栖一枝，至生百感。静待青鸟之使，同鹰来凤之仪。”让我在大总统府任个顾问、谘议等职——樊樊山要官也够坦率的。遗憾的是黎元洪并非袁世凯，黎对这位老乡毫无兴趣，甚至相当反感，黎当即将樊这封信让在座者传阅，并说：“看，这个樊樊山又在发官瘾了。”有人问：“你拿他怎么办？”黎回道，“不理！不理！”

且说自打送出给黎的要官信后，樊就一直在等候佳音。后见好消息始终没来，樊沉不住气了，既然写信没有回音，干脆托人去做说客。不料黎不仅坚决拒绝给官樊樊山，而且还通过说客对樊作了一通严厉批评。

但樊非但不醒悟，竟然还腆颜责询黎：袁世凯能请我作参政，为什么就不能当你的顾问官？后知道自己在黎府做官无望，樊就“又函致元洪，

大肆讪骂”。你不给我官做，我就骂你。不过黎元洪收到这封骂他“自惭无德，为众所弃，唯有束身司败，躬候判处”的信后，丝毫没有生气，只是付之一笑，仍然将信交给在座者传阅。众人阅后，无不觉得樊诗人实在太过分了，简直恬不知耻。有人建议为免樊再纠缠，干脆每月支给他一点薪金算了。但黎元洪仍坚持原则，不给！真不知得知这一切后的樊诗人，脸上会是怎样的表情。抑或当他一再“跑官要官”的时候，会想到身后有一双“先人”——父亲的目光在盯着他。也许，父亲的目光“成就”了一个清代同光派的重要诗人，但却分明也毁了一个本该大写的人的健康心智和健全人格！

愚叟齿话

◎ 鸣 弓

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”。此番孝道说辞，把珍爱自身（包括每一根头发在内）和孝敬父母联系起来，不无道理。一般而言，父母的心愿首先是希望孩子健康平安！换言之，你自己身体健康，每个零件都是父母原装，省得让老人牵挂，那就是尽孝道。

不过，这全身零件中，有一个并非父母直接所授，因而也就不是与生俱来，却是后天生出的奇特构件——牙齿。“齿为骨余”，是古人的训读。《说文》释齿：口断骨也。象口齿之形。颜师古曰：齿者总谓口中之骨，主齧齧者也。至于牙与齿的区别，《字汇》定义“上曰齿，下曰牙”，好像有点牵强。现代似乎是口语多叫“牙”，“拔牙”不说“拔齿”；书面语常称“齿”，“唇齿相依”也不宜说“唇牙相依”。

赤子初来人世，并没有牙齿，出生后六至八个月，乳牙下切牙始生，到两岁至两岁半，二十个乳牙长齐。由于个体不同，乳牙生长早晚也不尽相同。六岁左右乳牙开始渐次脱落，“光荣退休”。倘有个别不自觉分子死占着位置不让，絮絮叨叨说要对顶替它的恒牙“扶上马，送一程”，那就要强行拔除它，否则就可能妨害恒牙的成长。换牙古语称作“龋”。《世说新语》有则故事：张吴兴年八岁，始龋。有人故意挑逗说：“你口中为何开狗窦呀？”张随口回道：“正好给先生们从这儿出入嘛！”那位先生本想拿小孩缺齿寻开心，反取其辱，该。

恒牙大部分在十四岁左右出齐，这是人的第二副牙齿，共有二十八至三十二颗。其第三磨牙萌出最迟（在十八至三十岁时），因称迟牙，学名